

一张观鸟书单,在AI重新定义秩序的时代还原古老而恒定的自然时序——

像鸟飞往一个本真的春天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电影《观鸟大年》海报。

人与鸟的亘古连接

“你们不管干什么,都得先找鸟问上一卦,所以你们就是你们的阿波罗神”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来说,鸟类称得上是最后的野性“入口”,我们几乎总能见到麻雀、喜鹊、斑鸠抑或戴胜,它们是最容易进入人类日常视野的野生动物。而这种密切的联系,古已有之。

“你们不管干什么都得先找鸟问上一卦,不管是做买卖,是置家具,还是吃喜酒。你们问卦要问鸟,求签也问鸟,打喷嚏也叫鸟,开会也叫鸟,说一句话是鸟,佣人是鸟,驴子也是鸟,所以我们就是你们的阿波罗神,这是很清楚的。”

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经典喜剧《鸟》中,一群鸟儿向它们的人类访客解释鸟类与人类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时期,鸟已无处不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日常与想象。正如杰里米·迈诺特在《古代世界中的鸟类与文化》中所描述的:“在雅典和罗马的郊区,人们会听到夜莺的歌唱;在城市里,人们能看到布谷鸟、啄木鸟、戴胜鸟;如果是在偏远的乡村,人们甚至会经常在空中看到雄鹰和秃鹫。”

而那时鸟类的飞翔与鸣叫被认为是神意的传递。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世界观的建构——鸟成为时间、季节、风向与命运的解译者,它被视为“媒介”,而非毫不起眼的生物。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观鸟,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种观察行为,而是一种与世界、与自然建立深层连接的方式。

这种连接延续到数字化、碎片化的当下生活中,极端放大于《观鸟大年》里痴迷于与鸟同行的鸟佬们身上。他们会在凌晨起床,等待迁徙窗口,研究风向与气压、记录时间与地点……追随鸟的飞行轨迹。这是一种重新进入季节循环的生活方式。而AI无法在清晨的湿地里感受寒风,也无法在望远镜中看到鹭鸶振翅时的震颤而心灵悸动。

《观鸟大年》里的人们,实际上是在重新体验自然时序,他们把一年切回候鸟到来、繁殖、育雏与迁徙的节律,将人们重新置于古老而恒定的季节秩序里,如同《鸟鸣时节》所说,“在忙碌的生活中聆听四季之歌,重建与自然的联系”——这句话几乎可以当作当代观鸟的宣言。而在AI时代,这种“重新回到季节”的能力,正在变成一种稀缺的精神技艺。

1月,在变长的白昼中已经潜伏了一丝春天的气息:你只需聆听日渐增多的鸟鸣,并在绿篱中和路边寻找野莓开始舒展的叶子。

2月,成群结队的大平鸟可以在最没指望的地方找出浆果,然后鸟决绝地挤在树上,杀得留鸟榭梅措手不及,后者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保卫自己的存粮。

3月,当最后一点余晖开始褪去的时候,一只欧鸟用甜美流畅的音符召唤春天的到来。如果天气足够温和,它的配偶可能已经在孵第一窝卵了。

4月,一道钴蓝色的闪电划过农家庭院,与之相伴的是一阵热情的呢喃。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家燕从南非回来了。

5月,到了本月末,北长尾山雀幼鸟就已离开它们那由羽毛和地衣筑成的球状巢,像会飞的蝌蚪般在我们的庭院里穿行,一边移动,一边轻柔地叽叽喳喳,互相呼唤。……

《鸟鸣时节:英国鸟类年记》告诉我们,自然时序提供了一种古老而又可靠的秩序,而看似不起眼的鸟类,则在漫长的应时迁徙和生命周期的轮转中,将这一秩序的恒定传达给人类。

春节假期尚未结束时,珠颈斑鸠已开始院落中行走,在枣树的枝丫上呆立,发出有节奏的咕咕声,这一动静相宜的画面也曾出现在海伦·麦克唐纳的《在黄昏起飞》中:“一只雌鸟在交通灯柱红灯顶上搭的窝里稳坐不动”。鸟类无需下载和升级,无需任何算法的加持,就那样出人意料地活跃于我们周围,在这个日益虚拟化的世界,一只真实存在的鸟提醒我们:生命的世界依然鲜活,自然的节律依然恒定。而我们需要的只是驻足,倾听本真的自然之音。

这大概即是“偏门”的观鸟书得以成为图书出版“恒宠”的缘故。我们在《鸟鸣时节》和《怎样理解一只鸟》的飞鸟“习性大全”中感知自然时序和鸟类的复杂生活;在《飞羽之美》和《古代世界中的鸟类与文化》中回溯鸟类的前世今生;在《鸟类的天赋》和《鸟类的行为》中把身边司空见惯的存在从背景音变成值得认真凝视的他者;在《观鸟大年》和《远东冰原上的猫头鹰》中理解到,当人类拿起望远镜,所捕捉的不仅是那些灵动的飞羽覆盖之下的生命,也包括我们自身的存在意义。

我们拟就了一张观鸟书单,它不只是鸟类自然与人文常识的汇集,你的观鸟指南,而更像是一面镜子,观照人与自然亘古不变的亲密关系。当我们像《鸟类的天赋》的作者阿克曼那样蹲伏在丛林中,透过枝叶的缝隙观察一只鸟时;当我们放下征服的傲慢,以谦卑的姿态融入自然时;当我们不再只是看见鸟,而是真正看见我们身处的作为其一部分的自然世界之时,才真正抵达了一个可以自由倾听与感知的季节。愿你也能在阅读中,从网络虚拟世界,从被AI重新定义的秩序中跳脱,像鸟一样飞往一个自然本真的春天。

看见智慧的“他者”

“当我们和鸟类的祖先在4亿年前分道扬镳的时候,自然选择的力量让我们彼此演化出不一样的生存策略。试想,如果你是一只鸟,你能做得更好吗?”

有没有想过我们可能严重低估了鸟类的智慧。

在《鸟类的天赋》里,松鸦的认知能力令人刮目相看:雌松鸦能够准确判断雌松鸦当前最想吃点什么食物,“仿佛它了解雌松鸦的特定感觉饱足效应,然后温文尔雅地送上雌松鸦喜欢的食物,就像一位先生为他的女伴端来一块她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一样”。

董文菲在《怎样理解一只鸟》中描述的西丛鸦更是展示了惊人的时间管理能力:它们不仅记住食物的贮藏位置,还知道每个位置存放的食物类型及保存时间,会优先食用美味但容易腐烂的蜈蚣幼虫,而把保存较好但味道较差的花生留到后来。《鸟类的行为》里,暴风海燕沿着飘忽不定的气味以“之”字形逆风飞行,建立“嗅觉地图”。在它们眼中,海洋是由气体分布构成的复杂地貌,而不是人类眼中那片毫无特色的广阔水域。这无疑是对人类感官中心主义的当头棒喝……

显然,它们不是我们熟悉的卑微小鸟,而是一群具有高度智慧、情感丰富、审美独特的生命存在。它们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不仅仅是计算和效率,更是感知、创造与连接。正如《鸟类的天赋》所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当我们和鸟类的祖先在4亿年前分道扬镳的时候,自然选择的力量让我们彼此演化出不一样的生存策略。试想,如果你是一只鸟,你能做得更好吗?”这不仅是科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是一次存在主义式的远行——通过不断遇见“他者”,确认自我。

“观鸟大年”的隐秘动机

“鸟儿们赐予我们一双翅膀,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能飞越‘人生’这片无限广阔的天地。”

说到观鸟的动机,就不得不提及今年出版的《观鸟大年》。这部由普利策获奖记者马克·奥布马斯克撰写的非虚构作品,讲述了1998年北美“观鸟大年”竞赛的故事,同名电影业已面世。三位平均年龄近六十岁的“鸟佬”像是被某种看不见力量驱使,踏上了一场横跨大陆、飞越重洋的观鸟军备竞赛之旅。

“观鸟大年”的规则极简——一年内凭肉眼或望远镜目击并记录尽可能多的野生鸟类——但代价昂贵:机票、租车、船票、向导、晕船药、冻伤膏、咖啡与肾上腺素。而观鸟者们在追逐鸟的行踪时表现出的专注与执着,远远超越了一场普通竞赛的意义。译者何雨珈在翻译过程中悟出的道理或许能解释“鸟佬”们的动机:“观鸟带给我一种隐秘的幸福——书本的字里行间与影视画面中一闪而过的鸟影,很多时候都不是对鸟类特地描写,却让我有种看到更多细节的隐秘幸福。”《观鸟大年》里的人们追逐的其实是自己人生中缺失的那一块“拼图”——鸟只是一个借口,他们在寻找的,是与自然重新建立连接的可能,是在对一个生命形式的专注中,找到重新审视自我的契机。

《飞羽之美》的作者陈水华博士就从鸟类学家的视角指出,观鸟的流行源于人们重新寻找与自然联系的渴望。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鸟类是少数能够自由穿越人类领地的野生动物。窗外的麻雀、树梢的喜鹊、空中的雁阵,都在提醒我们:自然从未真正远离。

当算法主导信息流,当虚拟现实取代真实触感,人类对自然生命的渴望反而增强。鸟成为我们与真实世界之间的桥梁。观鸟,演变为对抗数字虚无的一种方式。它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体验:真实的、生命对生命的回应。当你用望远镜锁定一只林柳莺,观察它如何在枝叶间跳跃,如何发出带有热带风情的哨音,如何与配偶互动——这一切都是当下的、独特的、无法被复制的。

何雨珈在《观鸟大年》译后记中的话写出了“鸟佬”们的共同心声:“鸟儿们赐予我们一双翅膀,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能飞越‘人生’这片无限广阔的天地。”

做书语录

我们为什么观鸟

译林出版社编审 杨雅婷

十七年前的一个清晨,我在成都第一次看见了棕胸蓝姬鹀。彼时我刚开始观鸟,急于往簇新的观鸟笔记本里添加第二十个新种。这只小巧圆润的鸟儿出现在校园家属楼下苍迹斑斑的木篱上,在昏暗的光线中,那两道浓密的白眉和橙色的胸脯格外显眼。它悄无声息地站在篱笆上,偶尔在空中飞一圈,又落回原处,就像五线谱上一个灵动的音符,拉开了整个迁徙季的序幕。我举着望远镜站在原地,许久不敢挪步,生怕惊飞了它。

后来我成为译林自然科普丛书“天际线”的编辑,经手的手稿内容从云彩、星空到杂草、卵石,却始终会回归一个主题——鸟类。每当我申报关于一个鸟的选题时,市场部的同事都会笑说:“‘天际线’的鸟书已经太多了!”不过,正是在编辑《鸟类的天赋》《鸟类的行为》《鸟鸣时节》《怎样理解一只鸟》这四本书的过程中,我对当年那个清晨的感受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观鸟?

发现鸟类的非凡智慧

当代脑科学研究表明,鸟类拥有可与人类相媲美的复杂思维、卓越的学习能力和丰富的情感世界。面对这些源源不断的新发现,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而观鸟,正是开启这一认知之旅的最佳途径。

《鸟类的天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鸟类智慧世界的窗口。作者珍妮弗·阿克曼以观鸟者的热情和科普作家的严谨,拜访了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实验室,生动地叙述了鸟类令人惊叹的技能:北美星鸦能记住5000个贮藏食物的地点,且这种记忆能维持长达几个月;山雀的叫声中有着复杂的句法结构;鸽子的数学能力与灵长类动物不相上下,还能“鉴赏”印象派画作。

鸟类的惊人能力在《鸟类的行为》里有了更深入的呈现。作为《鸟类的天赋》姊妹篇,这本书把镜头对准了鸟类私生活中最隐秘的角落:园丁鸟用浆果和鲜花装饰求偶亭,色彩搭配之讲究足以让人类艺术家汗颜;群居的渡鸦能把积极或消极的情绪传递给同伴;家麻雀会利用烟头来筑巢,因为烟头中的尼古丁可以驱赶寄生虫。这些行为曾被视为“本能”,但在阿克曼笔下,它们与人类的决策、学习、情感交流并无本质区别。

这两本书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呈现了全球鸟类研究的最新进展,更在于始终秉持着万物平等的视角去看待鸟类。鸟类与人类走的是截然不同的演化道路,我们用双手改造世界,它们用翅膀穿越边界;我们依赖语言积累文明,它们把经验写进基因和鸣唱的传统里。倘若非要用人类的尺度去丈量鸟类的智慧,无异于用尺规去描摹星云。

与自然建立联系

如果说阿克曼的两本书用科学的利刃剖开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铠甲,那么《鸟鸣时节》则是用文学的丝线将我们重新缝入自然的织锦。

这本书脱胎于英国BBC的一档自然史广播节目,每集不到两分钟,却深受听众欢迎。创作者布雷特·韦斯特伍德和斯蒂芬·莫斯把节目扩展成一部以时序为章节的鸟类年记,从一月寒风中的大白鹭,一直写到十二月农田上的仓鸮。

作为编辑,我在这本书上投入的心力远超预期,因为它的文笔太过优美,更因为它触及了观鸟最本真的维度——在地实践。作者在介绍每一种鸟时以观鸟者的真实视角,描述绿荫深处的叫声如何暴露鸟儿的存在,它们飞掠头顶时带给人怎样的视觉体验。书中还有我们在野外所能感受到的各种细节——盛夏时节杨树林间的清风,海岛上鸟粪与鱼类残渣散发的浓郁气味,冬日黄昏脚下冰层的碎裂声……任何一个心系自然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看到自己的荒野经历。

《鸟鸣时节》深刻地指出,观鸟是我们与一个地方建立情感联系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当你开始识别家附近那只在杨树上鸣唱的鸟,当你记住小区池塘边每年春天都会出现的北红尾鸱,这些具体的生命个体就成为你与这片土地之间的纽带。地方不再是抽象的地理坐标,而是有着具体物种、具体声音、具体季节变化的生活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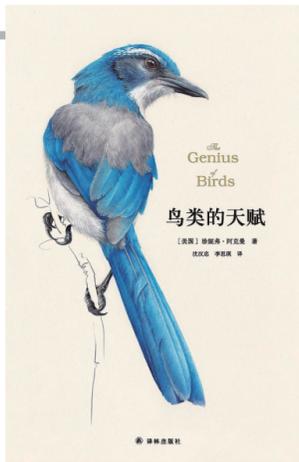
从观鸟开始改变

在人类的影响下,当前物种灭绝的速度是自然速度的1000倍至10000倍,50年来有60%以上的野生动物从地球上消失了。观鸟让我们以鸟类的视角重新审视熟悉的环境,发现其中的生态价值和脆弱性。在这个意义上,观鸟不只是一项休闲活动,更是一种生态公民意识的培育途径。

《怎样理解一只鸟》从觅食、环境适应能力、求偶、繁殖、社交等方面,全景式地描绘了全球鸟类的复杂生活,也揭示了鸟类的生存与气候变化、栖息地丧失等人为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记录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观鸟爱好者为了拯救鸟类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来自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德鹑鸻飞往澳大利亚越冬,而黄海沿岸的滩涂为候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食物补给地。因此,沿海湿地的保护,关系到整个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的完整性。这种认识让地方性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具有全球维度的。而我们在本地的观鸟实践,同时也是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方式。

那些从未举起过望远镜的人或许会认为,观鸟只是年轻人或中产阶级的消遣,是另一种收集癖,是把活生生的飞羽变成个人名录里的一个勾选标记。他们说得没错,这是观鸟最浅显的形态,我自己也曾沉溺于“加新”的快感。但当我编辑完这四本书,从纸堆里抬起头再次望向窗外,观鸟已然有了全新的意义:观鸟不是占有,是相遇,不是收集,是记住——记住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网络何其繁复,记住每一根飞羽之下都跳动着比人类还要古老的的心脏。



青报书单 观鸟



《鸟鸣时节:英国鸟类年记》
(英)布雷特·韦斯特伍德/(英)斯蒂芬·莫斯 著 朱磊 等译 译林出版社
《鸟类的天赋》
(美)珍妮弗·阿克曼 著 沈汉忠 等译 译林出版社
《鸟类的行为》
(美)珍妮弗·阿克曼 著 曾晨 译 译林出版社
《怎样理解一只鸟》
(美)董文菲 著 曾晨 译 译林出版社

《飞羽之美:100个问题带你走进神奇的鸟类世界》
陈水华 著 译林出版社
《古代世界中的鸟类与文化》
(英)杰里米·迈诺特 著 姜智芹/王佳存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6.01
《在黄昏起飞》
(英)海伦·麦克唐纳 著 周玮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观鸟大年:人、自然和沉迷观鸟的故事》
(美)马克·奥布马斯克 著 何雨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6.01

